

杨黎光著

# 没有家园的灵魂

王建业 特大受贿案探微

(增补本)

人的最大财富应是一个能  
每天送你进入梦乡的枕头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没有家园的灵魂



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

(增补本)

杨黎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著.—1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第一次印

ISBN 7—5059—2682—9

I. 没… II. 杨…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王建业—灵魂探微 IV. I25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782 号

没有家园的灵魂

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

杨黎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3.75 印张 8 插页 36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59—2682—9  
I·2007

定价:26.00 元(软精)  
23.80 元(平装)

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种是实现这种欲望。

——(英)肖伯纳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伤心百合》

这是一个好男人的故事  
是一部中国的《廊桥遗梦》

# 目 录

|                                        |      |
|----------------------------------------|------|
| 一、前 言 .....                            | 杨黎光  |
| 二、灵魂家园的失落者——读《没有家园的灵魂》书后 .....         | 唐达成  |
| 三、追寻与迷失——读杨黎光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       | 李炳银  |
| 四、魅力从何而来——对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的艺术探微 .....    | 何镇邦  |
| 五、家园和枕头——读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          | 何西来  |
| 六、防范于未然——读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所想到的 .....      | 李国文  |
| 七、别样的探索和开掘——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       | 谢永旺  |
| 八、警钟长鸣——读《没有家园的灵魂》 .....               | 肖 晴  |
| 九、艰苦采访还要加上积极思考——读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 .....    | 贺绍俊  |
| 十、走在灵魂的边缘 .....                        | 燕 子  |
| 十一、欲望的膨胀与灵魂的失落——《没有家园的灵魂》北京研讨会纪要 ..... | 人文   |
| 第一章 落网、出逃、再落网 .....                    | (57) |

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 27 个字。一封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

三十多万元现金，四张国际通用信用卡，两本洪都拉斯护照，二十多万元港币消费帐单。公寓里住着一个“百万富姐”

……

午夜,电话铃声不断。当检察院的搜查就要结束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接着,闯进一个不速之客……

黎明来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王建业像一滴水一样挥发得无影无踪……

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度,蛰伏不了一个孤寂的灵魂;88天后又踏上这块故土,王建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第二章 探微一:王建业复杂苦涩的内心世界 ..... (119)

有人说他贪,口袋里有了上千万;有人说他不贪,你几万几万的现金送给他,他更不要;有人说他好色,最喜欢的消遣是“桑拿”,而且不止有一个情人;有人说他不好色,别人去找妓女他不找,完全是一个痴情重义的男人。一位已经退休了的大姐看见我在写王建业,千方百计地找到我,非常动情地跟我说王建业是一个有能力又廉洁的好干部?!

王建业的渐变,是从“吸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用,老婆基本不碰”开始;

王建业的毁灭,是在金钱的诱惑与情感的苦闷中与史燕青的相识,于是说不上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两人为了满足情欲,重婚,买护照,开境外帐户,疯狂地受贿贪污,于是自己亲手铺平了通往地狱之门的路。

## 第三章 探微二:史燕青的悲剧人生 ..... (139)

同成千上万个闯深圳的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一言难尽的“背景和经历”,史燕青也不例外。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母去世,父亲再婚,1988年她只身来闯深圳。人们告诉我,早先的史燕青是个热情、真诚、朴实并有原则性的青年。

史燕青在认识“王处长”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初在木板床上能酣然入睡的史燕青却得了失眠的“富贵病”,以致花

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张日本的磁性床垫,这样才能入睡。接着史燕青又买了手提摄像机、空调、彩电、冰箱、金银首饰。衣着必须名牌,动不动一次就买几千元的化妆品。一天,有人惊奇地看见,史燕青开着一辆崭新的进口豪华型“公爵”牌轿车兜风,完全是一种“百万富姐”的感觉。

健康的人和我们的社会都有一双“眼睛”,史燕青终于被这双“眼睛”盯住了,于是她的悲剧就开始了。

#### 第四章 探微三:两个灵魂的人生交叉 ..... (157)

史燕青和王建业走到了一起,两个“漂泊”的灵魂在人生的交叉点上相聚,既有生活的偶然,也有人生的必然。从此两人开始绑在一起,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受贿),践踏道德(重婚),拒绝一切地朝着地狱之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有人说,王建业有今天是因为认识了史燕青。也有人说,史燕青悲剧的结局是因为王建业。其实,他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就像酒酿发酵,要依赖于外部的温度,但你再有合适的温度,也不会让石头发酵。

也许人们会疑问:王建业和史燕青发展到今天,就始终没有人给他们敲敲警钟吗?不是的,警钟一直在敲,问题是“睡着的人,敲得醒。装睡的人,难敲醒”。

#### 第五章 探微四:也是一种女人之苦 ..... (167)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道德,使中国的女人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为上”的意识。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所谓“夫贵妇荣”是大多数女人的自觉意识。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是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未彻底地解放她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

子。成功男人的光环,映照得身边的妻子光彩照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呢,他身后长长的阴影里,又有怎样的一个妻子?

我想,无论是一个成功或是失败的男人背后,都可能有一个辛酸艰难的妻子。

王建业的妻子就是一种典型的“女人之苦”。

## 第六章 探微五:“水”和“鞋”的关系 ..... (189)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水”的增值。

因此,有些“水”就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 would 由温柔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 第七章 法庭中的较量 ..... (203)

“咣当”一声,铁门在身后锁上,王建业痴痴地站在深圳市看守所的监仓里,这里离他的家并不太远,但是他恐怕永远回不了家了。监仓,也许是他人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个驿站。

王建业和史燕青终于走上了庄严的法庭,但这一切并不是这个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结束,而是又一次较量的开始。法庭作为一个特别的舞台,又演绎出一幕幕人生故事,折射出一对扭曲的灵魂。

## 第八章 探微六: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话题 ..... (229)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习惯用“好人”和“坏人”来界定一个人。我们的国粹京剧,就非常

形象地在脸谱上把“好人”与“坏人”区别得泾渭分明。

我觉得“好”与“坏”在人的身上是个复杂的概念,任何一个个体,恐怕都存在着“好”与“坏”两方面因素,即所谓的“正”、“反”两方面。“好”与“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说,但在生活中,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得非常清楚。

王建业受贿贪污千万元,被判处死刑,毫无疑问是个“坏人”。那么,是什么使他变成了“坏人”呢?!

分析这个变化的过程,正是我写作的意义。

## 第九章 探微七:重情男人与冷漠的心——王建业的情感世界…… (245)

王建业口吃,却喜欢卡拉 OK。最喜欢两首歌,一首叫《哭砂》,一首叫《萍聚》,他和史燕青两人经常在一起唱这两首歌。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忠贞守一的。“重情守义”的王建业为什么追求的是“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只愿在今后的“追忆中有个我”?

一首《萍聚》是否映出王建业的人生观和内心的情感世界?!

权力的欲望,是一种能改变人的灵魂的酒浆,喝得越多,瘾头越大,慢慢地就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而权位又像一架梯子,上面的人爬高了,难免头晕眼花,身不由己。

## 第十章 探微八:最后岁月的王建业在想什么 …… (289)

王建业被捕后,由于强烈的抵触情绪,从不和任何人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执行死刑的前夜,却有一段被他自己称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谈话,虽然充满着自我标榜,自我美化,但仍然为我们研究他的沉沦和剖析他的犯罪,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约在 1995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点 50 分左右,执行死刑的枪

声响了。王建业在枪声中倒下。从生命的起点走到生命的尽头,王建业魂归何处?这最后的归宿绝不是他灵魂的家园。

在枪声响后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浮上一个奇怪的问题:什么是人的真正财富?!

我觉得,不是金钱,不是权力!因为金钱和权力,只能“曾经拥有”,不能“天长地久”。

我认为,人的财富应是一个能每天送你进入温柔梦乡的——“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可以心安理得睡着的“枕头”。

## 第十一章 探微后的随想:反腐倡廉的艰难…………… (313)

王建业被执行死刑的半个多月后,我走进了王建业度过最后一夜的深圳市看守所1号提审室。也许刚刚提审过人犯,地上扔满烟头,有个烟头还留有一丝余烟,它仿佛告诉我,这里刚刚结束一场心灵的较量。那张王建业曾坐过一夜的椅子,现在空闲着。我走到椅子边,坐了上去,体会着坐在这张椅子上的感觉。它使我觉得,坐在上面当然没有家中的沙发舒服,但也不难受。我当然体会不到,王建业坐在这张椅子上的感觉。人和人,是无法找到共同的感觉的,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不止一个贪官倒下了,倒下的都是为了金钱。因为,金钱能给某些人以逃避人生不道德的快感;能给一部分人以实现人生梦想的机遇;能使一部分人消除恐惧,以获得人生的安全感。

可是,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封闭了人生的理智。使人生常常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不干净的钱,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所以,我希望人人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

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财富。

## 第十二章 追寻王建业在泰国的踪迹…………… (319)

“澳航”的波音 747 大型客机在一万米高空上飞行。西沉的落日把云彩涂抹得一片血红；在曼谷大塞车的街头，我寻找着王建业的踪迹，一次次体验着生死无度的感觉。

在泰国首都的大塞车的马路中间，我大摇大摆地寻找着最近的点与线。一次当我蓦然回首时，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就悬挂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后面，使人感到芸芸众生都在这个巨大的太阳的注视下。三年前的王建设和三年后的我都不例外。

### 第十三章 一年后追访狱中的史燕青 ..... (357)

一位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曾对我说，中国监狱和美国监狱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监狱是惩罚，中国监狱是改造。对于死缓犯人史燕青来说，改造的工作更艰巨。所以说，监狱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1996 年 11 月 20 日，我来到广东韶关监狱，采访正在这儿服刑的史燕青。下午 2 点 20 分，我看见身穿一身囚服的史燕青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从女号走来。按照监狱规定，史燕青和所有的女犯一样剪着齐耳短发，穿一双黑色的皮鞋。我望着史燕青从远处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心情瞬间变得很沉重。此时的史燕青步履蹒跚，给我的感觉每一步都显示出人生的沉重。

结束采访后我离开女监，当我回头时看见史燕青仍然站在那儿，望着她那一身蓝色的囚服，我又想起了英国作家肖伯纳在他的《圣女贞德》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种是实现这种欲望。

## 前言

杨黎光

1996年8月6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深圳特区报》、《中华文学选刊》、《十月》杂志社在北京文采阁联合召开了我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作品研讨会。会上来自北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各大报社的记者50余人,对《没有家园的灵魂》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我也在会上谈了采写这部报告文学的体会以及后来去泰国采访的情景。散会后,与会者和《中华读书报》的编辑让我把创作这部报告文学的过程和甘苦写一篇体会。后来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王建业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文章发表后,我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电,要求我将《没有家园的灵魂》再写一个续篇。许多老师和朋友也一再勉励我,写好续篇,不辜负读者对我的期望。我于1996年11月20日,又赶往广东省韶关市韶关监狱,采访了被判死缓在狱中接受改造已近一年的史燕青,连同我后来在泰国追寻王建业踪迹的经历,写出了一部4万多字的续篇,如今一并出版。同时,我想借这次出版的机会,谈一谈采写这部作品的过程和甘苦。

## 一个偶然的巧合开始了我的写作

1995年元月5日,我的一部“献给国际反贪年”的长篇小说《欲壑·天网》开始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正巧这一天,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王建业案,至此,我对王建业案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知之不详。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王建业的妻子打来的,她认为我的小说是写王建业的,她说,王建业案件正在审理中,报纸的报道,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影响司法公正。从道理上说,王妻这个意见是对的。在这之前不少传媒已有报道,王妻说,没有一个记者是完全客观公正地报道王建业案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说,这部小说确实不是写王建业的,不过我准备去采访王建业案。一个偶然的巧合,开始了我的写作。第二天我就开始了采访王建业案。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从1995年元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王建业被枪决后的1996年的元月,又持续到今天,一部报告文学采访写作持续了两年多,这在我的记者和作家生涯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的甘苦和沉重,只有自己知道。

记得,一次王建业案开庭,我头一天晚上翻出王建业案的采访本,准备第二天的采访工作。当我打开采访本以后,王建业的事立即一件件历历在目。王建业虽然年龄比我稍大,但我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人生起点上起步的,今天他走上了法庭,并要走上刑场,对我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我久久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睁开眼,已是8点半,法院是9点开庭,我骑摩托车去法院。一路飞车,在法院前的路口红灯亮

案的记者，宽容地挥挥手，一声“以后开车注意安全！”让我赶快赶去法院。这时，我看见押解王建业的囚车开来，我和囚车几乎并行着开进法院，我看见王建业从车窗里注视着我。

### 一次与读者同步交流的特别写作经历

一开始，没有计划写这么长，约在1995年5月初写出第一稿，只有4万多字，主要是此案侦破过程。送审征求意见再修改，大约花费了20多天，7月13号《深圳特区报》开始连载。由于此时案件还未审理终结，我还在继续采访，并等待着审判结果。一审判决下达后，我写出二稿，此时增加到8万多字。我将二稿寄给了《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刘茵老师。刘茵老师出访新加坡回国时，途经深圳曾嘱我将此稿写好后寄给她。刘茵老师又将此稿推荐给《十月》杂志副主编田珍颖老师。《十月》杂志于1995年第6期发表，改名为《灵魂何归》，接着，《中华文学选刊》连载又将作品名改了回来。以后，全国约有30家报刊转载。至此，我的写作基本结束了。

后来，之所以欲罢不能写成这么长，与读者的参与分不开。一稿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后，慢慢地开始有了一些读者反应。先是一些我熟悉的朋友，接着是王建业、史燕青的领导、同事、朋友、同学及熟悉他们的人，后来就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读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我的写作。曾有一天，我在编辑部，先后接到几十个电话，最多的一次是一个公司写字楼的六七个小姐把电话按在免提键上，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地和我“开着电话会议”，

讨论着王建业和史燕青的命运。知情的读者向我提供了王建业和史燕青过去的情况,不知情的读者和我谈他们的感想。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少见的现象,作品在发表中,事件在发展,读者在参与,作家又继续写作,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的续篇。续篇发表时,已经不是深圳的读者在参与了,全国各地的读者都有信件来,最远的来自兰州,还有来自监狱犯人写来的信,又迫使我继续写作。

这样,又出现了一种有意义的现象,昨天采访到的素材或与读者讨论的话题,几天后就出现在我的作品中,甚至,头一天发生的事,第二天就出现在连载中,这样就给编辑们加大了工作量。比如,王建业是1995年12月28日执行枪决的,这时我的作品还没有连载完,当天的详情,就出现在29日报纸的连载中,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恐怕也少有先例。这一要感谢读者,二要感谢编辑,让我有了一次与读者同步交流的写作经历。

## 在曼谷街头,我寻找王建业的踪迹

1996年元月6日,我随一个旅游团去泰国,其主要目的不是去旅游而是去采访,同时想了解王建业在泰国被捕的情况。这时,王建业刚被枪决一周。

旅游团到曼谷后,我离团想去找王建业被捕前住的那幢“明灿”公寓。结果大失所望,我查了半天,才得知整个曼谷差不多有几千家“明灿”公寓。因为,“明灿”在泰文中,是“高级”的意思,根本不是公寓的名字。想起在国内有人让我在文章发表时,

不要出现“明灿”公寓具体的名字，我不禁哑然失笑。笑完以后，我茫然不知所往，到哪儿去找王建业被捕时住的公寓呢？我不能去警察局查，因为我是以旅游者身份来的，尽管我带着记者证，但泰国不一定买中国记者证的帐。记者的职业让我又想到了报纸，我脑子中一亮：当时王建业在曼谷被捕时，曾是一桩有影响的案件，泰国报纸一定有报道。我问泰国的导游，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是哪一家，导游告诉了我一家报纸的名字。我请导游带我去，导游答应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正是大塞车的时候。曼谷的塞车闻名世界，这次让我明明白白地领教了一次，站在马路口，一眼望去看不到车流的尽头，而且一动不动，只叫人头皮发麻。我们坐在出租车里，望着计价表从几十元往几百元上翻，最后竟翻到上千元泰铢（约合人民币四百多元），而车仍然是一动不动。我心急如焚，知道晚了报社要下班了，问导游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导游说，你怕不怕，要不我们坐“飞车”。我一咬牙说，不怕，飞机都不怕还怕坐“飞车”。导游和我下了车，叫了两辆摩托车。这可让我领教了一次什么叫曼谷的“飞车”。由于长时间的塞车，有人需要办急事，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摩托车载客。曼谷的摩托车手，那都是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两位摩托车手都如非洲黑人似的，穿着一件背心，趿着一双拖鞋，脚丫子里是厚厚的黑泥。我们坐上了摩托车，他让我抓着他的肩膀，可他肩膀上满是汗，滑溜溜的。摩托车一发动，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飞车”。曼谷街头塞满了车，要走就得从车缝里钻。我坐的“飞车”，就像好莱坞电影里表演摩托车特技似的，简直是在别人的汽车轮子里钻来钻去。举一个例子，公共汽车到站了，还没有下客，我坐的摩托车，斜着车身竟从汽车和马路牙子中间那窄窄的